

畿輔通志卷八十二

畧三十七 河渠八

治河說一

漢

賈讓論治河三策疏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陂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

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而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所親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

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
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
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
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墮斷天地之性此迺八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
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
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
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
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
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
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
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

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平地出計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且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缺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

地上湊潤上澈民則病濕氣水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
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
禾麥更爲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
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十萬足以
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
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北魏

崔楷冀定水患疏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
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衆庶斯饑
帝乙罰己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
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

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
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渴漙菽麥禾黍化作萑蒲斯用痛
心徘徊潛然伫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疏於夏書九土旣平
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
寢伏惟皇魏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
麟閣實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
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濫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
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鴻史起晒之茲地荒蕪臣實爲恥
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
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
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
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決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

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渴眾
流壅塞之所致也若穿鑿畎澮分立隄碣所在疏通令無停
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
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經過
瀉其境鹵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
度縣遣能工摩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
脈流樹版分岸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
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
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餘豐
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其於近事有可
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滂下雲雨淫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
用舟艦南畝畬蓄微事耒耜而眾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饑

顏豈天德不均致此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饒臣旣鄉
居水際目覩荒殘夙宵不寐實希効力事得施行

宋

歐陽修論修六塔河第一狀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僚建議欲
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今
京東計度物料臣伏以興大役動大眾必先順天時量人力
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
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眾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
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旣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
敢遠引他事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
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稍芟騷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
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

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銳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當務安靜賑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况於此兩路聚大眾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

往年河決滑州會議修塞當時公私有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掃岸久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未之時興一大役尙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事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口亦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
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
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
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
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
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
當此凶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
候豐年餘力漸次興修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可
不言謹具狀

歐陽修論修六塔河第二狀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
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
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

未詳利害之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源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尙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漫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其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

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旣淤澀乃決天臺埽尋修而復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旣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厯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海口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旣梗乃決於上流商胡口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

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以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以上則似低比商胡以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陡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以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旣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功在

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旣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即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厯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

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眾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
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
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
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
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
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利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而
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
下臣之議廣謀於眾而裁擇之謹具狀

歐陽修論修六塔河第三狀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
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肯
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
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

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冒小人利口僞言眾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冒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亦當爲之況聞仲冒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功